

January 1949

論語四章疏義

Shuda YA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楊樹達(1949)。論語四章疏義。《嶺南學報》，9(2)，149-156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9/iss2/5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論語四章疏義

楊樹達

余於三十二年避地辰谿，嘗以論語授湖南大學諸生，因取羣經四史諸子之文疏釋論語，爲論語疏證二十卷，於爲政篇吾十有五章，八佾篇夷狄之有君章，及子謂韶章，雍也篇齊一變章，取羣書勘校，頗有新意。全書於三十六年付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，訖未竣功。烽火連天，出版更未知何日。今錄此四章疏義公之於世，冀當世君子教之焉。

一、吾十有五章（爲政篇）

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

禮記曲禮篇曰：人生十年曰幼，學。

又內則篇曰：十年，出就外傅，寄宿於外，學書計，朝夕學幼儀，請肄簡諒，十有三年，學樂，誦詩，舞勺。成童，（鄭注云：成童，十五以上。）舞象，學射御。

尚書大傳曰：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，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，十有三年，始入小學，見小節焉，踐小義焉。年二十，入大學，見大節焉，踐大義焉。

大戴禮記保傅篇曰：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傅，束髮而就大學。盧注云：束髮謂成童。白虎通辟雍篇曰：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，何？以爲八歲毀齒，始有識知，入學，學書計，七八十五，陰陽備，故十五成童，志明，入大學，學經術。

樹達按：古人十歲已學書計與幼儀，十三已學樂誦詩，十五成童束髮，已就大學，而孔子年十有五始志於學，豈非太晚乎！尋述而篇云：志於道。里仁篇云：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聖人一再言志道，不言志學，此獨言志學，不言志道者，聖人之謙辭，實則志學即志道也。

又按：內則云：十年出就外傅，學書計，大戴記則云：八歲出就外傅，白虎通亦云：八歲學書計，尚書大傳云：二十入大學，大戴記白虎通則皆云十五入大學。彼此互異者，十年，二十年，舉成數言之，八歲與十五，舉實數言之，似異而實同也。古人云：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三十二十亦舉成數言之，不必截然爲三十與二十也。本章下文言三十，四十，五十，六十，七十亦如此，不可過泥。

三十而立。

禮記內則篇曰：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舞大夏，惇行孝弟，博學不教，內而不出，三十而有室，始理男子，博學無方，孫友視志。

泰伯篇曰：立於禮。

季氏篇曰：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學禮乎？對曰：未也。不學禮，無以立。鯉退而學禮。

堯曰篇曰：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

樹達按：三十而立，立謂立於禮也。據內則之文，古人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孔子二十至三十之間，學禮之業大成，故能立也。

四十而不惑。

子罕篇曰：知者不惑。又見憲問篇。

孟子公孫丑上篇曰：公孫丑問曰：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孟子曰：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

樹達按：孔子四十不惑，盡知者之能事也；孟子四十不動心，盡勇者之能事也。

孔子孟子才性不同，故成德之功有異也。

五十而知天命。

易繫辭上傳曰：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

子罕篇曰：仁者不憂。又見憲問篇。

樹達按：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，知命者不憂，蓋已盡仁者之能事矣。

六十而耳順。

論衡知實篇曰：從知天命至耳順，學就知明，成聖之驗也。

說文耳部曰：聖，通也。從耳，呈聲。

樹達按：王仲任謂孔子耳順爲成聖之驗，以說文證之，其說至確。耳順者，所謂聲入心通，說文聖訓通，亦卽此義也。

又按述而篇云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。文先聖而後仁，聖之功進於仁也。孔子五十盡仁，六十成聖，其次第正相合也。

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孟子盡心下篇曰：浩生不害問曰：樂正子何人也？孟子曰：善人也，信人也。何謂善？何謂信？曰：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樂正子，二之中，四之下也。

樹達按孟子謂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，是神進於聖也。孔子六十成聖，七十則從心所欲而不踰，蓋已造聖而不可知之域，已由聖而進於神矣。

二、夷狄之有君章（八佾篇）

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

春秋宣公十二年曰：楚子圍鄭，六月乙卯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郟，晉師敗績。公羊傳曰：大夫不敵君，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，何？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。莊王伐鄭，勝乎皇門，放乎路衢，鄭伯肉袒，左執茅旌，右執鸞刀，以逆莊王，曰：寡人無良邊垂之臣，以干天禍，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。君如矜此喪人，錫之不毛之地，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，請唯君王之命。莊王曰：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，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，而微至乎此。莊王親自手旌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。將軍子重諫曰：南郟之與鄭，相去數千里，諸大夫死者數人，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。今君勝鄭而不有，無乃失民臣之力乎！莊王曰：古者杆不穿，皮不蠹，則不出乎四方，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，要其人而不要其土，告從不赦，不祥。吾以不祥導民，災及吾身，何日之有。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，曰：請戰！莊王許諾。將軍子

重諫曰：晉，大國也，王師淹病矣，君請勿許也！莊王曰：弱者吾威之，彊者吾辟之，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。令之還師而逆晉寇。莊王鼓之，晉師大敗，晉衆之走者，舟中之指可掬矣。莊王曰：嘻！吾兩君不相好，百姓何罪！令還師而佚晉寇。春秋繁露竹林篇曰：春秋之常辭也，不與夷狄而與中國爲禮，至邲之戰，偏然反之，何也？曰：春秋無通辭，從變而移。晉變而爲夷狄，楚變而爲君子，故移其辭以從其事。上莊王之舍鄭，有可貴之美。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，所救已解，如按如同而挑與之戰，此無善善之心，而輕救民之意也。是以賤之，而不得使與賢者爲禮。

又觀德篇曰：春秋常辭，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。至邲之戰，夷狄反道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，避楚莊也。

樹達按：楚者，春秋認爲夷狄者也。然邲之戰，春秋賢楚莊而賤晉。晉則春秋所謂諸夏之國上也。夷狄有君此其一。

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曰：秋七月戊辰，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鷄父，獲陳夏轡。公羊傳曰：此偏戰也，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。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？中國亦新夷狄也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，則其言獲陳夏轡，何？吳少進也。何注云：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，以其能尊尊也。王寶亂，莫肯救，君臣上下壞敗，亦新有夷狄之行，故不使主之。

樹達按：吳亦春秋認爲夷狄者也，然以其少進，則以「獲陳夏轡」爲文，使其進主中國。而中國則以其爲新夷狄，春秋不使主之也。夷狄有君此其二。

春秋定公四年曰：冬十有一月庚午，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，楚師敗績，公羊傳曰：吳何以稱子？夷狄也而愛中國。其愛中國奈何？伍子胥父誅於楚，挾弓而去楚，以干闔廬。闔廬曰：士之甚！勇之甚！將爲之興師而復讎於楚。伍子胥復曰：諸侯不爲匹夫興師。且臣聞之，事君猶事父也。虧君之義，復父之讎，臣不爲也。於是止。蔡昭公朝於楚，有美裘焉，囊瓦求之，昭公不與，爲是拘昭公於南郢，數年然後歸之。於其歸焉，用事乎河，曰：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，寡人請爲之前列。楚人聞之，怒，爲是興師，使囊瓦將而伐蔡，蔡請救於吳。子胥曰：蔡非有

罪，楚無道也。君若有憂中國之心，則若此時可矣。爲是興師而伐楚。穀梁傳曰：吳，其稱子，何也？以蔡侯之以之，舉其貴者也。蔡侯之以之，舉其貴者，何也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，吳進矣。其信中國而攘夷狄，奈何？子胥父誅於楚也，挾弓持矢於闔廬。闔廬曰：火之甚！勇之甚！爲是欲興師而伐楚。子胥諫曰：臣聞之，君不爲匹夫興師。且事君猶事父也，虧君之義，復父之讎，臣弗爲也。於是止。蔡昭公朝於楚，有美裘，囊瓦求之，昭公不與。爲是拘昭公於南郢，數年然後得歸。乃用事乎漢曰：苟諸侯有欲伐楚者，寡人請爲前列焉。楚人聞之而怒，爲是興師而伐蔡，蔡請救於吳。子胥曰：蔡非有罪，楚無道也。君若有憂中國之心，則若此時可矣。爲是興師而伐楚。

樹達按：吳與楚皆所謂夷狄者也。楚無禮於中國之蔡，中國之君不能出而仗義執言，申蔡以屈楚，而夷狄之吳王闔廬乃能之，故春秋稱其「進」而貴之也。夷狄有君之事。此其三。

春秋哀公十三年曰：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。公羊傳曰：吳何以稱子？吳主會也。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。其言及吳子，何？會兩伯之辭也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，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？重吳也。曷爲重吳？吳在是，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。穀梁傳曰：黃池之會，吳子進乎哉！遂子矣！（子謂文稱吳子。）吳，夷狄之國也，祝髮文身，欲因魯之禮，因晉之權，而請冠，端而襲，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，吳進矣！吳，東方之大國也，累累致小國以合諸侯，以合乎中國，吳能爲之，則不臣乎？吳進矣！王，尊稱也；子，卑稱也。辭尊稱而居卑稱，以會乎諸侯，以尊天王。吳王夫差曰：好冠來！孔子曰：大矣哉！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。

春秋繁露觀德篇曰：雞父之戰，吳不得與中國爲禮，至於伯莒黃池之行，變而反道，乃爵而不殊。（爵者，文稱吳子也。雞父之役，吳雖少進，而春秋書法當止稱吳，不稱吳子，至伯莒之戰，黃池之會，則徑舉爵名而稱吳子，故曰爵而不殊。）

樹達按：有君者，謂有賢君也。邲之戰，楚莊王動合乎禮。詳言之，鄭告從而楚遂赦之，一善也。晉請戰而楚不避，二善也。已敗晉師，恤民而使晉人佚去，亦善也。是役也，晉變而爲夷狄，楚變而爲君子。雞父之戰，中國爲新夷狄而吳

少進。柏莒之戰，吳王闔廬申中國之蔡而攘無禮之楚，黃池之會，吳王夫差藉成周以尊天王，楚與吳皆當時所謂夷狄者也。孔子生當昭定之世，楚莊之事，所聞也；闔廬夫差之事，所親見也。三君之賢如此，而皆出於號稱夷狄之吳或楚，而諸夏之國乃無一人焉，孔子安得不有夷狄有君諸夏無君之歎哉！蓋春秋之義，夷狄進於中國，則中國之；中國而為夷狄，則夷狄之。夷夏之分，以行為不以地域種族，此聖人之所以為大也。而釋論語者竟有謂夷狄雖有君，當不如諸夏之無君者，以褊狃之見讀聖人之書，而不悟其與春秋刺謬也，豈不謬哉！

三、子謂韶章（八佾篇）

子謂韶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；謂武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

述而篇曰：子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！

衛靈公篇曰：顏淵問為邦，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

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曰：吳公子札來聘，請觀於周樂。見舞大武者（大武，武王樂。）曰：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！見舞韶者，（韶，殷樂。）曰：聖人之弘也，而猶有慙德，聖人之難也！（杜注云：慙於始伐。）見舞韶者，（韶，舜樂。）曰：德至矣哉！大矣：如天之無不博也，如地之無不載也，雖甚盛德，其蔑以加於此矣。

樹達按：吳季札稱舜樂雖甚盛德無以加，孔子亦云盡美又盡善。季札於湯樂曰：猶有慙德，孔子於武王之樂亦曰未盡善者，以湯武之得天下，以征誅不以揖讓，異於堯舜之所為也。

泰伯篇曰：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

又曰：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

禮記禮運篇曰：孔子曰：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（與當讀為舉）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

而不與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，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爲己，大人世及以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禮義以爲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勇知，以功爲己，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禮者也。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，著有過，利仁講讓，示民有常，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執者去，衆以爲殃，是謂小康。

春秋隱公三年曰：夏四月辛卯，尹氏卒，公羊傳曰：尹氏者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其稱尹氏，何？貶。曷爲貶？譏世卿，世卿，非禮也。何注云：世卿者，父死子繼也。禮。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。卿大夫任重職大，不當世，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。

樹達按：任重職大，有過於天子諸侯者乎？卿不當世，天子諸侯獨當世乎？卿當選賢，天子諸侯不當選賢乎？孔子譏世卿，實譏世君也，此春秋之微言也。以此與禮運篇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」之語，及稱傳子之禹湯文武爲小康合而觀之，孔子重選賢不重世及之意彰彰明矣。世有謂民主之制度及理論爲中國古昔所無者，亦可以幡然大悟矣。

又按：聖人論政，尙揖讓，征誅雖不得已，要非人倫之極則。故聖人於此有微詞焉。論語稱至德者二事，一曰泰伯，一曰文王，皆以其能讓也。能讓者爲至德，則征誅之非至德可知矣。季札稱湯有慙德，孔子謂武未盡善，皆此義也。揖讓則必選賢，世及之制與選賢相背，故非世及。春秋以譏世卿見非世及之意，而禮運以「大人世及」爲小康，孔子之意明白如此，而世尙有疑孔子之學說爲不合民主者，何哉？（論語記陳恆弑君，孔子請討，此孔子依小康之政爲之，不得以此爲疑。若孔子之理想，決在大同而不在小康也。）

四、齊變章（雍也篇）

子曰：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。

說苑政理篇曰：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。三年，太公來朝，周公問曰：何治之疾也？對曰：尊賢，先疏後親，先義後仁也。此霸者之迹也。周公曰：太公之澤

及五世。五年，伯禽來朝，周公問曰：何治之難？對曰：親親，先內後外，先仁後義也。此王者之迹也。周公曰：魯之澤及十世，此魯有王迹者，仁厚也；齊有霸迹者，武政也。齊之所以不如魯，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。

淮南子齊俗篇曰：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，太公問周公曰：何以治魯？周公曰：尊尊，親親。太公曰：魯從此弱矣。周公問太公曰：何以治齊？太公曰：舉賢而上功。周公曰：後世必有劫殺之君。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，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；魯日以削，至三十二世而亡。

樹達按：據前二說，知齊魯二國開國時之規模，已魯爲王而齊爲霸，不必待齊桓公成一匡九合之業而始爲霸也。

左傳閔公元年曰：齊仲孫湫來省難，仲孫歸，公曰：魯可取乎？對曰：不可。猶秉周禮，周禮，所以本也。臣聞之，國將亡，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。魯不棄周禮，未可動也。

又昭公二年曰：晉侯佐韓宣子來聘，觀書於太史氏，見易象與魯春秋，曰：周禮盡在魯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！

禮記禮運篇曰：孔子曰：嗚呼！哀哉！我觀周道，幽厲傷之，吾舍魯何適矣。

又明堂位篇曰：凡四代之服器官，魯兼用之。是故，魯王禮也，天下傳之久矣。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，天下以爲有道之國，是故天下資禮樂焉。

樹達按：觀右記四事，知魯雖在春秋之世，猶秉周禮，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，魯王禮者，王禮卽王道也。

又按：齊魯皆國名，而道爲玄名，魯變至道，其辭不類，疑若不可通。今知齊爲霸而魯爲王，則齊一變至於魯者，霸一變至於王也；魯一變至於道者，王一變至於道也。禹湯文武所謂三王也，王道也。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爲小康，然則王道爲小康也；王變而爲道，小康進而爲大同，然則道卽大同也。禮運曰：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，然則論語所謂「道」卽禮運之「大道」也。

民國卅八年五月九日，艸訖於廣州文明路中山大學。